

# 卷四

書名 韓詩外傳殘五卷 嘉靖十八年歷下薛氏芙蓉泉書  
 屋刊本  
 撰者 漢 韓嬰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經 詩 韓詩外傳  
 索書號 倉石:10087  
 編號 1078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107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1008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韓詩外傳殘五卷 嘉靖十八年歷下薛氏芙蓉泉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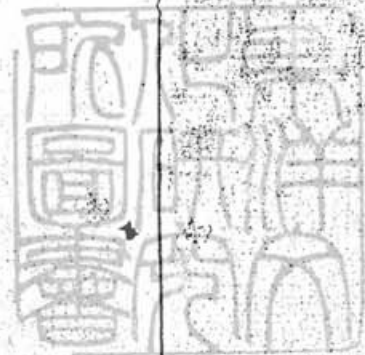
## 韓詩外傳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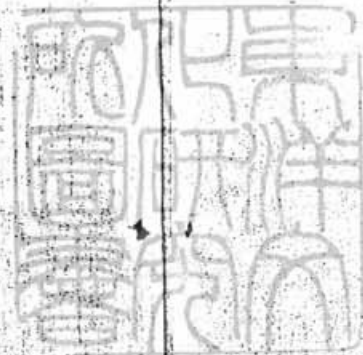
漢 韓 嬰 撰

楚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  
 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宋使  
 元乘闕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  
 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柝骸而爨之子反曰  
 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  
 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  
 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  
五五五五





韓詩外傳卷第四

漢 韓嬰 撰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墜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

窮殺。若恐弗勝，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

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昔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也，王人之所

哀公問政。孔子曰：無取德，無取佞，無取口，無取色。世有言也，諱也。故子謂然後求勁焉。而後求信焉。信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安知譽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不食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

王之甲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

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

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

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

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鍾

鼓之色也愁悴衰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

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

也對曰君東而面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

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

都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

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

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兮良矢調不

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

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

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  
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  
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大以  
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  
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  
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  
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是

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  
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  
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  
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詔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  
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



也。以人觀之。即是也。以度量之。即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威。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即行。不由其道。即廢。昔楚人蛟。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鍾。慘若蜂蟻。

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躋起。楚方爲二。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

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  
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  
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  
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  
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  
近者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  
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  
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  
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  
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况  
慈愛而見友弟敬誠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  
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  
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卽亂具立卽治請問  
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  
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  
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  
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

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

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

敢不趨乎。今君之投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繼。

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質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車之

君不通貨財家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爲場圃  
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  
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  
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  
致之內不阿于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  
之是豈不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  
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  
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

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推  
便辟以已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  
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  
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  
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  
職事業者也亦曰和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  
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  
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  
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則必危其所

愛長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趨然乃舉太  
 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執邪即異  
 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即未嘗相識也以為姦  
 好耶即太公年七十二憐然而齒墮莫然而  
 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自貴名兼制天下  
 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  
 道果立貴名欲自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  
 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  
 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



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  
 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

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

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

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

之警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警

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

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言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亂撲即即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墮要之間，神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即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

雪濼漉見規率濟

○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長義而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遠達即寬而容窮即納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控而隔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貊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故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為法故其言可以為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謂之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泯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貊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之王百里皆  
兼天下。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  
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  
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  
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  
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  
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  
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  
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

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痛憐子。此不恭之語也。  
雖不可不審也。此比為劫殺死亡之主者也。  
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  
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具長而立。勿  
弱廢正直而亡。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  
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  
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  
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  
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長。公近世所

見李允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淳  
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  
之。夫藹雖癩腫痂疔。上叱逐世。未至統頸射  
朕也。下叱逐世。未至擗斮餓死也。夫劫殺死  
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藹矣。由  
此觀之。藹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瑾珠  
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  
媿身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  
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

帝甚愷。無自瘵焉。

南苗亦狩之。鞞猶大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  
也。安舊侈實。習其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造。  
忘其非。揭爨也。飯土而亡。其非梁飯也。然則  
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晉。使然也。夫  
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貫於  
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

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公其路。非由放其

心而弗求。人有難大族。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雖大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忠。心藏之。何日忘之。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買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州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終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若其心。賴若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感然變色曰。曷足度尺。雖有十仞。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聲。夫形體也。色也。聲聞乎其遠也。苟有

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此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離情亡。不可。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寔。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賊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及是以動而刑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

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第四

韓詩外傳卷第五

漢 韓嬰 撰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矣。由至矣，故天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益取之乎關雎。關雎